

本期稿子，擠得厲害，「日影行」只好破例刊在這裏：

## 日影行□小思 四個不同類型的日本人

滿街碰面都是日本人，並不認識任何一個，那沒有什麼出奇。不懂得日文，卻有機會跟四個不同類型的日本人「交談」，就該算是奇遇了。這四個人，從不同的地方給我遇上了，他們的如此強烈差異，勾畫出四副日本人面譜，增添了我旅程體驗，實在是意想不到的。

記得剛到達日本的第三天，在東照宮的門前，參觀的人多得密密麻麻，要分批才能進去。我和幾個隊友參觀完畢，還要等其他隊友，就站在門前指指劃劃說笑。突然，我發現一個六七十歲的日本老婦人頻頻對着我微笑點頭，起初以為她錯認了人，但禮貌上還是跟她笑了笑，打個招呼。不知怎的，她竟忍不住用日語對我們開腔了。不懂得她說什麼，但在她的目光中，可以察覺絲絲的愉悅和溫情。幸而團長在旁，就跟她交談起來，也給我們翻譯了。原來，在二十多年前，中日正式宣戰後，許多中國留日學生都因戰爭關係，跟家人斷絕了接觸，也失去了接濟，生活十分徬徨。她丈夫是大學裏當教授的，家裏就收容了好幾個中國學生。而這幾個學生都很可愛，叫她很難忘記，因此，見到一羣中國青年人，她又重拾一股暖暖的回憶。這個老女人，在戰亂中，給敵國學生一次援手，是人類的善性透露，雖然，比起殺人盈野的戰爭，那簡直纖弱得像空氣中一顆微塵，但我依舊好好看了她一眼。

日本政府在全國各著名旅遊區，都建有一些國民宿舍，以便國民及外國文教團體，以低廉代價去享受一宿兩餐的旅遊生活。在廣島，我們就住在「一所」這樣子的宿舍裏。早上不到六時，我正和朋友坐在客廳中看電視，一個中年日本男人，頸項圍住白毛巾，像剛晨操回來，見到我們，便坐下來喃喃談起來，這弄得我們手足無措，只好擺手搖頭表示我們不懂日文了。原來，他誤會我倆是日本學生，還以為是從東京到廣島去參加示威的呢！「哦！中國人！」他用不純正的國語說完這句話後，便匆匆跑了出去，不久，又匆匆拿着紙筆跑回來，如此，我們便開始一段有點兒莫名其妙的筆談！由於他不懂英文，國語也僅得幾個詞彙，漢字嗎？加起來的詞句就偏叫人不解，談話內容便顯得斷斷續續。起初，他只問我們到日本來好玩麼、住得慣吃得慣麼等問題，也忘卻怎樣提起了中國，他就很熱烈地告訴我：他到過中國——遠在三十年前曾在漢口的日本領事館工作，第一個戀人是中國女孩子……三十多年前到過中國？我再無法集中注意力跟他談了，瞥見他左頰和左手背都隱約有一度長長疤痕，算我想得太遠，在中國，他幹過什麼呢？竟然，在還未得到正確答案前，我已經自以為是的生氣起來。看着他熱切地談、溫和地笑，自己卻小人之心地胡猜，真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，巴不得趕快結束這段談話。幸而，早餐時間到了，我們便向他道別，也滿以為這一面緣可以告終。怎料，當快上旅遊車時，他竟攜來生果和禮物，要送給我們，還帶同他的媽媽、妻子、子女在露台上給我們送行，這可把我們嚇呆了！隊友們更有點「騷動」，不奇怪，香港人受不慣如此熱情，連我自己也在內，到如今，仍然在猜想他那番行動有什麼含意。不到，幾天後，我們又碰上了兩個不超過二十五歲的日本青年人。（上）